皇明嘉隆疏抄

欽差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何天衢謹
題為優老乞言以裨
聖政事題者 欽蒙着臣備辦綵幣羊酒親詣致仕
大學士劉健家宣諭
皇上優禮老臣至意臣欽遵親詣存問訖
恩加耆舊禮遇非常凡在臣隣咸知砥礪以古之
優老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盖五帝雖不乞言
有善則記三王則養老乞言之禮並舉行之故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夫貴於天下之老者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其
於 國家治忽之源生民休戚之故知之審見

之真而其言也如龜卜蓍筮足以輔君德而裨
政理也是故古之聖王優其禮不以人君之勢
臨之而曰乞言尚其德也此所以上行下效治
隆俗美不可及也已後世養老若安車之召徒
舍魯邸臨雍之拜祇取美觀是皆無養老之實
心安望其乞言乎無怪乎治之不古若也仰惟
皇上首出庶物瑞應昌期毓德　潛邸之初已繫天
下元元之望及嗣登　大寶更新政化而於耆
舊尤於優禮覃恩之詔存問高年民七十以上
賜賚有差是與先王養老之政異世合符天下翕
然輯　聖中興之業端在是矣然而乞言之詔

未聞於天下豈徒隆養老之禮而未孚尚德之
實耶臣竊疑焉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是以
不能復帝王之治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有禹湯文武之德擧　國家而還
于唐虞三代特易易耳夫何憚而不爲哉臣竊
惜之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其君不敬其君者也
臣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　四朝垂四十餘年
孝宗擢居　內閣與今致仕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
夏韓文等委身匡輔弘益居多故在當時眷遇
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皆同心翊亮既而爲權奸所擠遂不
復用今劉大夏已物故而劉健謝遷韓文俱在
林下又如大學士王鏊劉忠楊一清亦皆
先朝耆舊廢退以來于茲有年之數臣者在古謂之
國老在今謂之具瞻屢有臣僚論列已蒙
陛下降 勅遣使麼子存問殊恩異禮無復加矣臣
愚以爲謝遷王鏊劉忠楊一清年方耆艾精力
尚强
陛下亟起而用之必能有所稗益萬一不欲勞以職
事或 召至京師 賜之延問亦必能有所獻
納劉健韓文景迫桑榆命縣顛露况今各處災

畀送與正
陛下求言之日若不及早乞言以為圖治之規臣恐
一旦相繼凋謝非惟諸老愛　國之心無以自
見而
陛下法古求治之志亦有孫矣伏望
陛下追隆古之休風慕聖王之盛節特降
綸音分遣輶使下造大學劉健諸臣之廬奉宣
聖意令其條陳所言隨使上　聞以備采納則曠世
之墜典創見於一時　盛德之光耀高出於萬
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聖旨優禮老臣朝廷已屢有勅了劉健等還着有司

時加存問該衙門知道

刑科左給事中臣江忠謹

題爲固政本以隆

聖治事臣惟天下之治忽在於政事之得失政事之得失在於輔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輔治之賢下有謀治之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下卒歸於亂而已故夫輔臣者政本所係不可以不慎也　國家自

太祖鑒前代專恣之弊不置丞相政分六曹

太宗乃有內閣之選謀議庶務票擬　旨意無專恣之慮有輔佐之益法與意俱善　累朝相承獲有成效正德年間始沮於劉瑾再沮於錢寧三

沮於江彬進議而不允者有之擬　旨而擅易者有之甚者大小章疏或從中以徑批或沉匿而不奏內閣備員而已茫乎其無所知也政本壓棱枝葉凋瘁天下日入於亂甚可畏懼天啓

陛下嘉靖中興率由舊章一洗近弊群工言之六曹奏之內閣議之　宸斷裁之百司行之天下仰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　即位之詔多付空談陳乞濫於近習恩倖私於舊邸元兇逆於誅殛憸邪狃於狎昵陟罰異於

宮府訶責輕於耆舊論之積牘而不可入也爭之盈庭而不可回也臣民蚩蚩蚤夜惶惑於是有

不省章奏之疑有不在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

之疑是三疑者人人多蓄之而不敢輕為

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翺之論而

陛下報之曰各衙門奏章朕皆親覽與內閣商確施

行一遵累朝舊規張佐事朕小心畏慎未嘗蒙

蔽　綸音一發群蒙皆開莫不渙然以釋而復

躍然以喜然徐思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

內閣商確施行矣則今日　內閣猶新政諸臣也

何闕失之漸多而不滿天下之大望也豈左右

欲之

陛下惑之而內閣姑順之歟豈內閣言之左右斥之

而
陛下遂棄之歟豈
陛下咨之內閣陳之而左右巧阻之歟不然是必
陛下實有所不省內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實有所
蒙蔽者而
聖諭云云殆亦自覺非是而外姑設此以相荅耶臣
愚知
陛下必不肯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
祖宗之治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狎臣
盡小心畏慎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重臣竭股肱輔道之忠以大弘德化而乃使根本不固闕失多端惑衆心以致厪

聖諭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而今也

聖心不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上科道近臣顧猶若是况疏見乎當今　內閣不賜　召對章疏不聞　面議

陛下所與商確者不過司禮監而已縱見信從亦恐不能罄所欲言矧或有已言而不得畢達既達而不得盡從者邪　內閣如是况餘臣乎此又

臣之所大懼也誠望
陛下念　內閣爲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追
省前失究其所由果係內閣諸臣阿順不諫則
是貪祿固寵誤　國蠹政書曰臣下不匡其刑
墨使臣等得而効之
陛下從而罪之別選賢俊以圖治安其或爲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所搖是
陛下外託爲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奸以間
之於左右矣則望　普明離照大奮乾剛逐其
所不可親而置之掃除之後信其所不可疎而
加之坐論之禮政本既固帝載用熙

聖心光明衆志安定而天下之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見舜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大抵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奸
陛下起而救之不可不痛加懲創豈得復循覆轍揣
人有飲毒而殆者幸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
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絕者乎臣自奉
綸音諫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祿冒
陛下之宮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也伏惟
鑒螻蟻之微忱寬斧鉞之嚴誅　俯賜覽觀試加采
納則豈特微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臣

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李鍚謹

題為敬大臣優臺諫以隆

聖治事臣切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為君則元首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體恃親切比擬明著垂之簡冊萬古不磨是以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為人有元首而無股肱耳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聞胥無所資動作不前險夷莫睹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為人哉是知元首至焉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臺諫大臣亦猶是也是故人君知股肱吾藉之以運用也則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耳目吾藉之以聞見也

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戕其股肱也不優臺諫是自賊其耳目也戕股肱者敗賊耳目者危此皆漢唐末路之弊政君天下者所當深以爲戒者也上古君臣之間都俞吁咈一堂揖拜抗禮所以敬股肱也野朮朝蓬闢門明目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寔今龜鑑洪惟我
朝酌古定制建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
百僚今之六卿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耳目也

陛下於即位之初過徵故老歛袵重臣所以啟股肱者至矣側席求言虚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以為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並矣夫何始勤終怠判為兩途開元天寳迥然二治漸不克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尚書林俊退休有年甘老林下固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林俊翻然就道固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俊言聽計從宜矣夫何於其執奏之間往往

令其田話遂使賫志而歸此非所以敬俊也戶部尚書孫交碩德重望偃仰丘園亦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孫交彈冠而起亦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交言聽計從宜矣夫何因其違拂多方搜索令其田話此非所以敬交也至於工部尚書趙璜不奉 欽賞之詔為國計也為大體計也於已無與焉

陛下一入都督陳萬言之奏拏其屬官下之鎮撫使璜跼蹐待罪古之敬大臣者似不如是也

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有慎大柄審大號之奏是固醫國之良砭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而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童儒因東廠接受民詞奏乞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急務也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三箇月何以作言官之氣禮科給事中劉宸糾劾太監崔文蠱惑

聖心侵欺　內帑風聞言事言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佞輒令劉宸查明來說且

內帑銀兩外官不與久矣
陛下令劉宗查者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宗之劾耳
豈真有意於　國計而欲會計之分明哉竟謂
外任尤為已甚夫不敬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
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不優臺諫則豪傑皆
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
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共理天下也哉伏望
陛下頓悟前非速還今是體
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以股肱待大臣而
禮貌之有加以耳目待臺諫而優容之必至以
執奏為忠以敢諫為愛勿覈其違拂勿討其卜

過勿聽左右之惑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勿偏於愛惡勉留林俊以共致昇平慰諭趙璜以宥其屬下孫交愈加敬禮李學曾等免其罰俸劉寂仍留供職則　朝廷有雍穆之風天下仰見嘉之至臣工幸甚

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脩撰臣唐臯謹

奏爲崇一德以享 天心以昭治理事臣嘗伏覩

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志同一氣

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鑒海岳效靈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

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攄誠全

其君拾君之失搏君之過補君之闕爲說大哉

皇言所以貽謀燕翼世萬世

聖子神孫之訓者深切遠矣伊尹詳陳咸有一德之

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

祖宗彝訓之外也仰惟
皇上起自潛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
祖為先志以勵精為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
平以謂
陛下蓋將更張
武宗之政以上繼
孝宗之治而遠復
聖祖之盛也然自　即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
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
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之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竊惟

事 華蓋內殿親見殿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

或指以示臣曰此

孝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章奏必於此閣之遇

有懷疑未決必 召輔臣至此參詳可否然後

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詔令闕以垂無窮且

召見之頃 傳宣賜茶或 撤賜御饌君臣際遇

至今美談不知左右近臣熟知

先朝典故者曾為

陛下言之乎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先王

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扶

以昭眷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

不重惜也近來户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
引疾乞骸章疏屢上
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
擬有几杖之　賜以為　聖世之光不意頃因
太監崔文家人之故謂俊廢格　詔旨令其回
話甚與
陛下起廢之初心慰留之　溫旨大不侔矣為一俊
執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掛冠玄武祖
帳東都
陛下雖無簡棄老成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
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哉臣觀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　潘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
陛下豈肯令
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
豈肯令
陛下加拾遺搏過之忠以廢格　詔旨之罪乎又豈
肯令
陛下變勉留之　溫旨為雷霆擊搏之威乎夫自古
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
隔絕中外疑阻未有不亂者也
陛下即位二年于茲雖無

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機甚可畏也伏願憲

聖祖之言舉　先朝之典虗　顧問輔臣之襟隆

體貌大臣之禮養　聖主遷善之勇全老成執法之忠鑒憸邪作亂之由消近習倖姦之禍務使

君臣如一人之身　宮府內外如一家之勢則政以道成氣以和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我

聖祖降鑒效靈之訓可驗於　今日矣

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光楙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注念老成　宥細過以全大體事臣聞人臣之事其君也有立朝之大節聖君之優其臣也每矜宥其小過心果盡矣大節果不虧矣則雖期會之間少不集事古且寬以文法假之歲月終不以此槩其平生一舉而盡棄之一以愛惜人才不忍摧剥一以眷遇大臣恐傷其進退之誼委曲覆容直有　天地之量我臣等於七月十二日該司理監太監陳洪等於　皇極門傳奉

聖諭這年例令該省四月進到如何違限劉體乾不

催著回將話來欽此隨該尚書劉體乾回話乞
恩認罪奉　聖旨劉體乾累次抗旨著冠帶閑住另
推廉幹的來看欽此夫今稱年例是爲惟正之
供職司戶部是有催併之責例過其限任戶部
者罪復何辭即冠帶復其身體乾猶爲幸矣臣
等復懇乞於
君父之前者非爲體乾一人惜也爲　朝廷之體統
惜也蓋以耆舊之臣足培　國家元氣而進退
之義尤關大臣風節體乾歷中外幾三十年
固所謂老成人也小心敬畏中外信之即一節
不效輕奪其位如拉朽振落焉殆非所以[illegible]

節而作忠勸也矧因災變方殷四方多故財用

大匱調度紛集司　國計者即不可一日乏職

掌之臣有臣如體乾老成若此精力強壯又若

此而使之脫然於多事之外於體乾自為之意

得之矣其如　國之賴藉何我伏望

聖慈憫時事之多艱念大臣不宜輕棄收回

成命復劉體乾官爵仍視戶部事如故則轉移之間

洪恩不遺於使過感激所至圖報益奮於將來風勸

有位之機亦在此舉矣

隆慶四年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張嵩謹

題為乞信大臣守職以光

聖德事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

也令出於公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

我惟拂於道於是乎始有不敢承令之臣矣近

者

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

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奏不發

陛下責其違旨竟以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皆謂

祖宗成法鎮撫司因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付

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錢寧輩

國威而移　主權始變亂之不圖嘉靖之治復有
此舉以
陛下明聖豈昧謷直以崔文巧於蠱惑
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
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更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況刑部
為天下守法之地法不能守何以示極慫奸長
暴他日不可救藥胥自今始矣此臣等所以執
奏而不能曲從者要亦有見夫承罪輕而守法
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是
以欲其奉公守法以掤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

以結主之知以勉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每出 溫旨俊尤荷褒留
顧非以其學術之崇名實之隆爾也廼今
旨意嚴峻不見其執法之志是視之以容悅之臣耳
惡用褒留爲哉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
安其位必去猶一宦豎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爲
陛下惜之且 聖諭近又曰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爲
俊等不能從公者乎竊原 聖諭不過欲遂崔
文之計而又不安發俊等執法之公故不得已
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而敬信

大臣之至意也我然文之所以儆　寵而不可
解者徒以設醮脩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横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
為之處則已晚矣伏望
陛下少留　睿思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
民之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
法司問崔文治以誘引[illegible]亂之罪則直氣[illegible][illegible]
群情稱快而中興之治遠邁商宗矣臣不勝恐
懼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侍讀臣湛若水謹

奏爲懇乞謹

天戒急親賢以濟否屯以安大業事臣觀於正德之

間天下瀕危若巳委矣當斯之時科道因老臣棄

不親賢之至矣以今觀昔可不爲寒心哉臣非

言事之官故不敢以言事臣職在以經術勸

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

聖學循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

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

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時下詔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

而不孚

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必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潰人饑相食報無虛月莫非徵召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為今之急務

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舉急親賢之謂
矣所謂五事者成君德一也定臣志一也審用
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
而王道備也我
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　文華啟入
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
陛下今日尤為當務之急也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
臣一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蓋非家諭
而戶曉之難也其為道至約而其為效至博也
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
陛下誠能脩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為之統領求在館

在朝之賢明先王之道者俾侍直於
文華殿之側
陛下每日朝罷即御　文華殿向晦乃入俾群賢日
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為本而達於事業其
功在於學問思辨篤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行
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致知以至知至意誠
心正身脩而可致家國天下之治平人無異學
學無異本
陛下不時延問口傳心授左右侍從罔不開知上下
內外同為一心非惟德性賴此陶成抑亦蒸
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矣臣於

此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才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情性鼓舞化機幾甸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聞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為之者如春風一鼓百物皆生風俗於此焉厚矣

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風絪縕天地之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雖隔上下不交君孤立於上臣

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亦弛用非其人風俗

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

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舉也同舟共濟有

安無危上自

陛下宮闈以至戚畹內外臣庶天下幸甚

嘉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奏初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西道試監察御史臣葉奇謹

題為乞隆

天恩以禮臣下以勵節行以培治化事臣聞為治之道君有賴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須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為君者不以禮貌禮待其臣則為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斲小其所學則廉恥不立廉恥不立則節行不修其何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為

陛下言之邇者郭九皐為東廠校尉所告之詞葉寬

翟瓚為陳瀝愚言奏　請房屋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皐則拏解來京葉寬翟瓚則送鎮撫司打着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猶言之不已者正為

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皐知府也葉寬郎中也翟瓚員外也此三臣者皆大夫秩也

陛下嘗以爵祿貴寵之矣

陛下嘗以部司府治委任之矣

陛下之吏民亦嘗俯伏而敬畏之矣今因事未見其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貴尊尊之道殆

非若此中庸曰體群臣
陛下不察而體之反怒而罪之則所謂禮遇之道安在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其爵等嘗在尊貴之列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亦所以禮之也今以天子貴寵委任之臣吏民俯伏敬畏之官一旦因事而束縛之繫縲之使下民小吏皆得以罵詈而榜笞之此豈可以令衆庶見哉此正漢臣賈誼所以涕泣而為文帝告者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夫君臣猶父子也寇讎之言雖若過當而手足腹心則非溢美

陛下何不察之且如郭九皋遠在外方其罪狀臣所
未知若葉寬瞿璘不過為
陛下愛惜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不察
其心以其違拗而執之有如晉臣杜行之封還
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沆之引燭焚詔者則
陛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朱熹言寧宗朝有超越古今
八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亦君道
之常也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
行此超越乎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主之下哉臣惟

與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國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為然今日第一官明日第一官則人皆重之而立諫官皆以言為諱有識之士皆思見幾而作而憸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自古未有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試與思及此獨不可為寒心臣願

陛下察臣之言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節養臣下以廉恥將拏解郭九皐之官校追回將葉寬翟璘釋放令後諫官言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俸之臣復行宥免則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惟恐廉恥之不立惟恐節行之不脩有愧於

陛下之禮待也人皆如此欲治化之成何難哉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爲懇乞

聖明留用老成以光盛治事臣等切惟人材之用舍

理道所關而老成之去留所係尤重故人惟求

舊垂訓于書而召彼故老詩旨亦諄切焉良以

老成人之不可無也若吏部尚書楊博詎非今

之耆舊所當愛惜留用者乎博自筮仕迄今敭

歷中外餘四十年于玆矣民事邊情諳歷閑練

在

先帝試之曰能擢置銓衡留爲

陛下股肱之用博亦感戴眷知秉公守法其竭忠圖

報誠于 國家無負此大小臣工所共知也令
以題覆差誤之間不當 聖意遽爾著令致仕
夫身為大臣得致其仕而去
陛下之恩禮不為不厚而愽之獲此不為不榮矣但
以 朝廷大體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樹立儀
刑以時事多艱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共求治
理以聲望在愽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展盡所長
以人心公議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孚服眾志
臣等列職諫垣官僚進退皆得與聞若或備員
倖位者臣等固不敢冒陳以瀆 天聽有臣如
愽乃相視長往不為一陳于

陛下之前是為蔽賢緘默亦奚以為伏願

皇上特發 勅旨將愽仍留在職以付任使俾其勉

圖後效仰答 洪恩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劉世揚等謹

題為訪用賢臣以圖治安事臣等切惟書曰天惟

純佑命則商實釋者以為國有人則實令

內閣輔臣在列大臣忠貞為　國不負委任克大

負荷不怵利害者亦既有其人歟殆亦不多得

也大臣去位時無虛月陞遷煩亟如歷傳舍人

無固志事多苟且吏部據缺推陞或有未得其

人則姑以補之前日議省官員省至兩京堂上

官省至兩京部院大臣非不知其不可省實乏

人故耳昔

宣宗皇帝與楊士奇論黃福曰吾嘗欲得一老成忠

直之人屢之兩京根本重地緩急可倚乃改福
為南京戶部尚書
英宗皇帝謂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
部王翺老矣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蓋
宣宗深知大臣倚任如此今
陛下於大臣可以為緩急可倚者誰歟嘗有慮其老
而思其代者乎棟梁不備雖公輸不能以為巨
室賢才不聚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願
陛下深思焉夫棟梁之才必其培植久而閱歷深始
為之今大臣缺之歷事叢脞四方多故非訪求
祖宗以來豢成之賢布滿要與圖大政弘濟天下

恐 聖明堯舜在上亦徒勞心力而已矣近者
以吏部兩京堂官缺多無堪推補請
命大臣科道官薦舉臣等科道官會舉僅得陳洪謨
濬二人而已公卿大臣卒無見舉一人者何
也豈以天下之大二人之外遂無人乎伏望
皇上申勅吏部行令在京大臣如前議擬各將所知
德望舊臣速行薦舉及行在外撫按官悉心詢
訪境內有家居大臣繫時望者雖或年七十以
上精力未衰者不問新舊去位作急具薦
上聞俱下吏部酌量起用臣等通加詢訪有知當續
薦 聞其議省南京部院大臣員缺俟有堪推

補之人宜亦照舊推補以為儲賢待用之地

嘉靖八年七月初十日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舉用賢才當今急務還着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果有才行老成繫時望的從公各舉所知明白具奏吏部遇有相應員缺酌量起用不許避嫌推托亦不許徇私濫舉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高儀等謹
題為博採群言恭陳
親政事宜懇乞早　賜舉行以隆　聖治事臣等竊
惟人君之繼統乃天命維新之會而初政之宣
布也尤人心屬望之時洪惟我
皇上纘承　令緒丕紹　鴻圖　御朝聽政已四閱
月群臣獲覩　天顏者莫不交相慶忭以為唐
虞三代之盛將復見於　今日也是以矢心滌
慮各獻其忱謀猷入告如恐或後如今大學士
陳以勤首先獻納條為十事要皆切於
新政以為　聖明保乂嗣服之助已蒙　溫旨嘉納

其他如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之請
御文華殿接見群臣　親議政事兵科右給事中魏
時亮之再申前議欲乞　親賢勤政兵科左給
事中馮成能之議　親儒賢勤體要禮科左給
事中王治之議　朝講之禮以圖治安禮科給
事中周世選之請　御文華殿或　會極殿
召內閣及九卿科道諸臣商確諸問刑科左給事中
孫枝之請　御便殿遇大政大疑即　宣召輔
臣及九卿大臣　特賜詢問江西道御史龐尚
鵬之請　御文華殿延見宰輔及九卿大臣與
翰林科道皆與聞　朝政巡按直隸御史周弘

祖之議勤政事以勵治功巡按山東御史李叔

和之議敬大臣以圖治道巡按直隸御史顧廷

對之請 御便殿或 召儒臣辯難經史或

召大臣商確時政巡按直隸御史劉翾之請曰

臨便殿 親決萬機凡軍國重務必廣集衆思

面咨元輔及各不等條陳事宜俱蒙 俞旨賜答然

至今未見舉行近又該兵科左給事中魏時亮

題乞申 勑部臣查覆

祖宗臨御便殿事宜及

祖宗午朝之制務一切削去虛文無泥舊套又

會極門遞進章奏先令科道檢詳 禁苑遊行時

召諸臣隨侍大臣執奏言官封駁以至辭
朝負役得言地方利病科第出身者限令奏陳一
疏等因亦蒙　勅下所司各陸續抄出到部臣
等詳閱諸臣之奏中間意見雖殊皆獻款納忠
均可擇用除各奏內事情當次第舉行者另行
陳請及議論雖善而事體窒礙者不敢煩瀆外
至於請　御文華殿　召見輔臣大臣
面加詢問　親決政事一節深於
聖治有裨今日　朝廷要務莫先於此既經諸臣交
章具奏前来相應題　請臣等切惟唐虞君臣
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間虞帝導下之一言

也則曰予違汝弼又嘗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
無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脈流通古今稱盛治
者莫能尚逮我　朝
列聖相承每每接見輔臣朝廷延訪大臣或同遊咏
和或燕對無時　明良喜起庶事咸熙
國家萬世太平之業端肇于此至于　御門之規
日奏數條不過沿習故事似涉虛文惟我
皇上登極數日即出　御門今既久臨　朝宁威儀
已復
祖宗之舊矣但　朝堂之上體統森嚴拜起唯諾勢
相懸隔若止循例而　朝一　朝而退

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竊恐情意既不相接見聞未免日壅其凡諸司奏牘中外事情豈能一一盡白於　聖衷而頓然了悟也耶即今　山陵已畢典禮就緒　經筵日講復賜舉行諸凡大綱大體亦既燦然明備矣而惟便殿親政尚未之及似不容緩伏望

皇上仰稽　列聖之盛典　俯納諸臣之忠言自今開講以後每日　常朝罷即　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應隨入供事外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

皇上不時　召見即將　覽過院部題奏本內係干

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
與凡一切大政令之合當詳議者　特降清問詳
令部院官陳述始末　內閣輔臣即議擬可否
於是
皇上加以　睿斷　親賜裁答儻有事體疑難者雖
再三商確然後答　旨亦無不可也科道掌印
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
當詳令公同評正至于輔臣講讀之餘仍乞
皇上親發　聖音咨詢治道或將各項章疏應該票
擬者令其即在　御前看詳　面請　宸斷如
此則萬幾之理日熟于　聖衷而四海之治可

運于掌上于以軼五帝三王之盛于以紹

二祖

七宗之休者誠不外于是矣臣等無任惓惓懇祈之

至謹題請

旨

隆慶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胡應嘉等謹
題為重延納廣 聰明以隆新政事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 新詔一頒臣工歡慶薄海內外莫
不顒然以向至治臣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
愛之愚欲為
陛下獻者竊以君臨萬邦機務至眾諸司奏牘剖折
為難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
確治道所以國家能保乂安虞廷風動之化謂
非都俞吁咈之所致哉我 國朝之制
太祖以來
列聖相承皆躬臨臣下以決庶政所以達四聰屈群

策者每至於日昃弗恤也迨
英宗皇帝以冲年即位軍國大計尚不能對衆處分
當時輔臣楊榮等權一時之宜創為早
朝奏事之例所奏者惟取常行數條先期擬令
上陳臨時止依所陳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
沿以為故事上下之情未通擬票之詞難盡
忠愛之心有每建議復舊惜未舉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奏事之外其接見大
臣以及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遑暇從容延訪虛
懷聽納故弘治之政於我　朝稱獨盛焉令
陛下以長君而踐祚正宜　親決庶務然萬幾至賾

而　孝思方殷諸凡舉措非資於大臣之商確
不可苟于　端居法宮之中一切利弊得失盡
憑紙上以參詳則章奏浩繁紛至沓出閣臣之
擬票未悉者不獲　面達而　聖慮必煩
陛下自竭聰明以臨之誠恐
聖慮既煩則
聖躬亦勞且倦矣倦心一起百弊俱生左右投間抵
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亦不可不防
其漸也臣等乞自今　喪禮稍暇　强抑哀情
念彰國計每日早　朝事畢必退處　文華殿毋輙
入　乾清宮雖云　梓宮在殯然

聖人之大孝固不專於依戀　靈几也三四輔臣不
時接見凡事之有關於興革行止者必與之面
計剖決及一應　賞賚委任除拜之類亦皆一
一與之詳酌事屬六部則　召對六卿義當疑
難則　顧問儒臣　温顏款語務悉其底蘊期
了悟於　聖心則事至而無凝滯較之徧閱奏
章獨勞神智者其勞佚難易為何如乞
陛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此舉也臣等又
查得昔之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
諸所陳奏皆得預聞而我　國朝之制六科亦
輪官於　殿廷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許寫簿內亦古諫官隨入之遺意也今各科道須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伏乞今後
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臣有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叅正之或對仗彈劾以面折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否則大臣之數奏益存敬畏之心而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之當　聖心有開明之益
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臣之人品自莫逃於
聖鑒忠直者必正人也諂諛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挾私妄論邪正臧否於此皆可辨之當今首務孰有急于此者故敢攄忠竭悃以為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　特加睿斷即　賜施行則
聖政之隆將與都俞吁咈者同其盛而　聖體亦得
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效矣若止循故事一
朝而退言語不交商榷無自似非君臣一體之義
將致閭閻萬里之遙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
今日者恐不足以荅其惓惓之至念也臣等無任激
切懇祈之至
隆慶元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臣温純謹

題為懇乞

聖明亟圖　覽本　顧問之要以隆交泰事臣讀易

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曰乾上坤下乃知君

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

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

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彤諸章奏令憲老乞

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之主亦未有

不須此以為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来　朝講勤矣言路開矣臣姦斥矣獨

覽本　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之而該部未暇為

皇上請者豈非以
皇上即位之初服制未闋在古有三年不言之禮乎
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
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覽之將涉於勞而無
其要乎今
先帝三年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成
王延訪故事仰望我
皇上我
皇上必思有以荅臣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
覽本顧問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
皇上講筵之暇以石州殘破下問輔臣臣不勝欣

躍以為
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
不傳頌凡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
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儻由此
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
何如也我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
仍邊寇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
巾求糧之苦我
皇上誠於此時 勤顧問 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
以備擇大計為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采而行之一　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
無難也且　覽本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
之也盖諸司章奏有關於　聖躬者有切於民
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徑行
者于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　覽也
顧問非必于天下事理而後問之也歷代何由而乂
安四夷何由而寧康于此審之不終日而
問對可悉也伏乞
皇上秉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　勅下禮部會
同　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

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
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徑行者不必煩
瀆其關于　聖躬切于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
進呈　御覽即時　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　召閣臣或　召部院諸臣
特賚　天顏俯賜　清問必使歷代興亡之迹君德
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
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
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　國家億萬年
無疆之運不其永乎於休哉臣不勝願望悚息

之

隆慶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國彥等謹

題為恭進

先皇召對錄懇乞

聖明特加省覽亟　賜續承以慰人心以弘

孝治事近本月初八日伏覩

陛下御　文華殿日講諭大學士李春芳等

面奏言事荷蒙　天語溫答一時大小臣工莫不舉

手加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美哉茲二十

年來未有之盛事也雖閭巷小民亦皆同聲

祝頌播為美談使自今餘行之無數則內外人心其

歡忭鼓舞又當何如欽惟我

世宗皇帝晚尚恭默坐致太平自世俗觀之鮮不謂
天子之尊無庸與臣下接談矣而不知所以勵精圖
治培四十五年有道之基者則自往年
君臣契合情意浹洽中來也臣等嘗伏覩先臣大學
士李時所紀 召對錄始於嘉靖九年郊壇視
工終於十五年 文華殿議事中間一政令之
行止一人才之進退罔不 宣召臣寮虛心究
論 而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雖堯舜禹湯
文武之聖何加焉其功在當時澤被後世有由
也哉
皇上臨御以來 郊廟必親 經講必勤首

幸大學　躬行大閱凡
祖宗良法美政無不備舉而　面對一事獨久未施
行豈　先世典章無據抑
陛下將有待而為乎臣等備員耳目叨直論思深有
見乎今日　朝政之大莫切於此者用是敢不
謹冒昧將本科所藏　召對錄二冊刪去繁文
撮其大要可為萬世法者總計共二冊二十九
條各照次謄寫裝演成帙隨本　上進雖掛一
漏萬無能闡
先帝之鴻猷而觸目警心寔可為
皇上之龜鑑伏願

陛下留神省覽　銳意遵行速　下該部查照
累朝燕見事規　欽定簡便儀注以後或
經筵事竣或退　朝餘暇不時將輔弼大臣及九卿
侍從等官隨宜任便量一　宣至　御前俯垂
清問令其直言無隱儻遇軍國大計聽該管衙
門候　文華進講畢揭具略節　面奏取自
上裁如此則　聖心日益開明政體日益疏暢非特
君令臣[illegible]賢　宗社于有永而繼志述事益將衍
孝治於無疆矣臣等不勝惓惓期望之至
隆慶五年三月　日奉
聖旨知道了錄[illegible]覽禮部知道

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臣
楊廷和等謹
題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事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
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
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
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
月初間已嘗具啓請于　昭聖慈壽皇太后乞
命司理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內
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務選老成
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

即蒙　欽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

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　慎始脩德十二

事寫牌扁懸置

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預絕其端不可輕信

不意近來無故不時脩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

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

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

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

一端于今日獨以齋醮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
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
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
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
一則累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荼炭求福未得
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
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
未暇詳論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
山祠張雄建寶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
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

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戮家底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 宮闈之內脩建齋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 宸聰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水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隷山東河南流賊往来焚刦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卒以攘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況

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脩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
賙窮困盖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
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踈擯
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
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 聖化耗蠹民財而
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閑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精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
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 廷以為不如是
則不足以聳動
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 上塵伏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
其餘黨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許仍前還侍再
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宦官緇道一
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果
用過米麪蔬菜等數又　命內庫查歷各該人
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數　進呈究問追
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　乾斷於凡齋醮典儀
一切停免惟日以敬　天法　祖脩　德修
身為先務則　聖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臣等不
勝忠懇仰望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一日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

戶科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節財用闢左道以消民怨以保

聖化事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

左道惑衆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華夷中國而夷

狄則夷之故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人惡用夷

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　臨御以來汰冗

省費蠲租已責一切無名寺觀輒弛以利民其

於好惡節儉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

視光祿寺觀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欽錄簿者

知

宮中用度之節自常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
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 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 清寧宮好事有 仁壽宮好事
有西天西番漢經廠好事有 五花宮好事有
乾清宮西暖殿 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
經日給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
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 經筵供具日虛設
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聖帝
明王自期日事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古訓問
以脩齋誦經為事隳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

此為甚臣愚謂此輩挾此術進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曩時以此術欺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至今莫可救藥臣謂此輩一日在 宮中則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誅之遠之今滿朝嗷嗷咸謂 經筵既輟則忠良正直之人日遠道場既盛則番僧寺觀之事日興雖
聖明在上決無此事而履霜堅氷可不為寒心哉臣嘗散錢糧每一齋醮豆腐麪筋用錢萬八千其

餘所費不知其幾十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萬

陛下頃因天戒停止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宮中猶爲之者豈非左右以福田利益之說欺陛下也耶臣請爲陛下陳之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死於夷言語侏離不通中國假使來王不過當陛下一見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鬼乃崇信而尊尚之不取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岳瀆視公侯中外無文之神靡有不統今舉夷狄之神祀之宮中勞民費財爲禱祀之

具其拂經悖禮孰甚焉且古之帝王享祿位名
壽全福者莫若堯舜禹湯文武堯年一百十有
六歲舜壽百有十歲禹湯壽百歲文王壽九十
七歲武王壽九十三歲當時未聞有佛也考其
爲治曰嘉言罔攸伏稽衆舍已野無遺賢不虐
無告不廢困窮又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肇脩
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曰徽柔懿恭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自朝至昃不
遑暇食其爲戒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又曰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依又曰瀆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說也當時百僚師師萬邦咸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下言治者莫如焉漢明帝迎佛于天竺而佛始至中國梁武帝信佛屠澄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泰寺臺城之變遂至亡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業衰宋徽宗惑徐知常王老志林靈素作千道

金班金籙道場于天下自謂教主道君言路壅
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有書傳以來事
佛得禍者有之未有事佛得福者也書曰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
明明后
陛下上嘉下樂動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詎肯蹈梁
武唐憲宋徽之覆轍乎方今天災時變月無虛
報京師之民苦於賦繁役重有鬻賣妻子者有
無衣累席行乞者有母子五六縲而餓餒者州
縣則徵法煩擾仍以饑饉窮者轉而為盜賊其
良者往往糜爛於刀兵邊境之民日夜望燧荷

戈而不食此其為亂豈難哉昔景公病欲誅祝史晏嬰諫曰雖善祝豈勝億萬人之詛君欲誅祝史脩德而後可景公說命有司毀關寛政薄歛已責景公遂愈

陛下以為今之民怨耶樂耶　天地　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仰賴豈宜如此雖有忠言讜論往往以已有　旨却之忍歛民怨不忍傷彼俾之心忍拂元臣獨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足懼秦末民怨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末民怨矣黃巢金元讖書

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不可下可不懼民臣

願

陛下思　天地付託之重念　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必可畏以人言為必可恤特御

經筵召儒臣咨諏善道召大臣諫臣察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為深固邦本之計改西天廠為寶訓廠

祖宗御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廠為古訓廠五經子史盡貯其中漢經廠為聽納廠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令司禮監同大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內臣知義理小心畏慎者司其鎖鑰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遊息其中凡誦習道經者盡數逐出毋使左道異狄之教得以熒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若唐虞三代哉

嘉靖四年閏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天符讖錄並齋醮暫且停止該衙門知道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屠僑謹

題為黜異端崇正道誅蠱惑以隆

聖治事適者道路傳言　宮闈之中不時脩齋醮或

於　乾清宮或於　坤寧宮或於　清寧宮或

於　仁壽宮或於　五花東次等宮殿皆名為

好事或一永日或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

再舉令光祿寺買辦素物費用錢糧不可數計

皆太監崔文主領其事名為髙公督率番漢經

廠僧道人等導引

陛下親涖壇場行香拜籙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各名

下管家等項人員復巳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

為此事臣等聞之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
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通報大學士楊廷和等
奏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等
始信人言之不為虛傳而　宮闈禁密之地有
所不為為之則難掩蔽於外如此仰窺
聖明益深駭愕是豈
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輔臣既以為言即宜明
示罷革乃復泛然　批答雖獎以忠愛之言而
不見聽受之實徒設於知道之語而不能行其
所知果何為者乎夫齋醮之設不過曰祈天永

命耳為崔文鸞者亦以為非此則無以搖動
陛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主之欲之謀
也
陛下不察遂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老之下
風屈天子萬乘之尊為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
以其術為可以祈天永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
誠得而論之佛老之教異端也非吾聖人之所
為道也供奉之惑自古有之然每不聞有福利
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如秦始皇嘗求長生不
死矣不免沙丘之隕落漢武帝拜文成五利矣
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繪佛於清涼臺帝奉祠

於宮中漢業之衰迄今爲慨其他如梁武帝謹
於事佛豐於舍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勤於
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漠北之辱楚王英敬信沙
門而受誅夷者卒以佛法也苻堅崇奉道安而
被縊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爲
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
陛下當中興圖治之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觀前代
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
信於憸邪之蠱惑以甘心乎夫求福利者道莫
大乎崇正 [illegible]永終者事莫要於慎始
陛下之心固非止欲永一身之命亦以爲

祖宗社稷億萬年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轍不當蹈而吾聖人悠久之道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仰承

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者壽讀中庸有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嘗伏讀　皇明政要

太祖卻道書之獻有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視哉斥之毋為所惑

太宗却道士獻經者有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

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人主好尚稍不勤檢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隨墮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

宣宗斥欲化緣修寺祝壽者有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嘆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所在夫論語中庸之言

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若聖帝明王皆仁者也脩

身體道朝廷日近乎儒臣寡欲清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心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蓋指虞舜有聖人之德盡爲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好察以盡蒭蕘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爲視達四聰而用衆人之聽以爲聽故能克享天心獲報隆厚而祿位名壽之並全也若是者何嘗有取於佛老之齋醮乎至我

太祖

太宗

宣宗聖諭所及又

陛下於傳受而得之真者矣其曰聖賢之道與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脩身樽情節欲親君子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昭然為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脩德遇災而聽言重交脩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穆以望道學不懈於緝熙翼翼以宅心身常安于敬止故三代皆享國綿遠若此者又何暇于齋醮之祈禱乎

陛下稟仁聖之資當累洽大有為之志遠宗堯舜而上紹商周乃舍　經筵之所當習講與

祖宗之所以垂訓者不事而顧甘心于秦漢梁宋之

故轍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永終無斁

陛下上法

祖宗遠師聖賢勿狃輔臣之忠愛於虛聲必措知道之

明行於躬行自今以後奮然正道之由大黜異端之惑息齋醮之勞以凝神於

文華之清燕移佛老之拜而留心於師臣之尊禮

經筵必勤 日講不廢防好色之鴆毒以保身服忠讜之藥石以享年凡近日齋醮之事與供香火之地一切罷革將大監崔文并張銳等餘黨及其他隨附蠱惑有名之人逐一查出通關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奸邪欺罔之戒則

陛下一轉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必速之明其力之決也有改過不吝之勇真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由是聖道昭明而邪術屏塞群議息於下天心享於上治化隆美民物熙皞則聖壽之罔極非止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之綿遠不啻與商周同其曆矣夫欺蔽蠱惑之禍

陛下所知也登極之初深究正德頹敗之所由首詔拆毀內府佛寺神廟并在外玄明經山等項宮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臺獄此萬代之瞻仰也今不一二年而旋復崇尚其事信任其餘奸豈

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心而成之者崔文華也非其心之所白為
而欲華絕其事誅遂其人特易易耳伏乞
聖明斷然行之勿為因循勿事姑息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職當言路義不容默不勝
懇悃激切俟
命之至
嘉靖二年　月　日奉
聖旨

工科左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黜異端懲小人以隆

聖道事臣聞所謂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禱祀功利之說皆是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後世佛老之害為甚而佛氏之害又最甚神虛無寂滅之術售生死輪廻之說流而為懺為齋為醮為清祀為道場為法事其徒漫以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以來奉佛者身之禍福國之安危年之脩短唐臣韓愈論之甚詳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兼以徽宗事言之又甚切

陛下可覆而視臣不敢贅惟事近可鑒者莫如

武宗皇帝敢昧死一言

陛下試垂聽焉

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爲左右瞽惑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從事番教於是鎖南綽吉出入　豹房矣番教既諳即從事取佛於是太監劉允馳驅西域矣十數年間

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番教無資於祈請西佛未見其蹤跡靡費大官騰謗道路二者

武宗嘗恨焉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允放而鎖南囚天下頌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
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頌
陛下之儉 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頌
陛下之英數者斯
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柰何甫及二年遽襲故
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
陛下聰明絕出所以掃除二氏之害人其人火其書
者天下方屬意而崇尚反舛戾若此臣愚何望
焉然非
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為之也謹按崔文本以鍾鼓

厮役夤緣　青宮用事冒陞太監韋
陛下降輦遡来營求遂還舊官今復導
陛下以此使
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所謂儉損其所
謂英取笑天下貽譏後来者皆文為之臣謂文
可斬也文之意以嘗試
陛下也
陛下既為所動欲行香則行香欲登壇則登壇欲拜
蹠則拜蹠臣恐無已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
貨利無已則導以游幸無已則導以土木則導以[illegible]
伐又以斷削釘軋諸餘婦寺人類者又將棄累[illegible]

便求所欲逞也
陛下德可堯舜而文敢以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
日文可斬也望
陛下不憚改過翻然悔悟將崔文等拏送法司治以
重刑掃迹經壇以塞禍源一意 講學
延訪儒臣庶理明而邪說不得干識精而小人不能
眩 恩可遠施 澤可下究以之祈天永命其
為功效與奉彼二氏者相萬也天下臣民拭目
傾耳決安危之機在此一舉伏惟
留意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李錫謹

題為禁邪誘崇正道以欽聖福以光

聖治事臣竊觀先朝群小蠱誘先帝無所不至

幸遇

陛下踐祚以來誅竄貶逐奸黨一空死者已矣其生

者豈肯帖然於閑散哉其設心積慮將令名下

人員投間抵隙以中

陛下之欲者久矣

陛下一中其試則彼之術售而

陛下墮於術中彼之進也不難此類一進必將復試

先朝之毒手再用已慣之奸謀天下國家必至於極

救大壞而後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爲寒心也
我邇者中外傳聞以爲
陛下因天災示戒　聖體違和及　前星未耀屢
聖明之憂懷無妄之虞誤中群小之邪術爲此齋醮
之謬舉　親詣壇場自行拜禱貢襯賞賚所費
不貲光祿寺之供用已難內庫之銀兩屢用事
屬浮謬物議喧然皆以爲　經筵　日講
朝廷盛典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
請自　退朝後以御之
陛下憚其勞而不之聽至此拜禱則不覺其勞給遏
賑荒　國家大事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

婁　請出內庫銀以給之

陛下惜其財而不之聽而至賞賚則不惜其費

陛下不勞於所當勞者於此不當勞者反勞之不恤

於所當賞者於此不當賞者反賞之豈愛正項

不如崇邪術保赤子不如寵群小哉臣知

陛下之意矣

陛下之意豈不曰齋醮此舉可以感天地可以致神

明可以彌災可以保聖螽斯熊羆之慶可收果

然則不惟

陛下欲為臣下皆願

陛下為之矣顧肯阻此大慶以自異於群小哉但臣

讀書有年講此已久知此舉無益也故敢昧死

為

陛下言之且

陛下之所禱者豈非道教乎豈非佛法乎二者誕妄不經載在典籍已往覆轍實今明鑑漢武帝嘗事道矣文成五利皆蒙寵幸既而竟覺其非曰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文成五利旋被誅夷史稱武帝雄才大略蓋謂此也其後宋徽宗專事道教迷而不反遂躬繫虜庭竟死五國則道之不足信也明矣佛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楚王英首崇信之竟被

誅殛梁武帝崇信無比餓死臺城韓愈佛骨一
表其說詳矣則佛之不足信也明矣然此舉群
小亦自知其無益特假此可以蠱惑
聖心可以潛移　聖意耳
陛下之寵引黨比之人故誘
陛下為之此輩亦曾以此蠱惑　先帝先帝竟被其
惑卒之　幸豹房蓋新寺遨遊歲月不知止極
遂至於子道乖於　慈壽夫道戾於
莊肅皇統以絶徒爾仙逝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也耶

陛下必欲求福亦有道矣書之洪範有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又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觧之者曰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言君之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則五福自集於身矣是故堯之福壽多男本之于峻德舜之祿位名壽本之于大德曰峻德曰大德建極之謂也固無與於齋醮

陛下必欲求福亦建此極而已欲建此極必清心必寡欲必節飲食必愼起居必公好惡必細[illegible]臣必遠羣小必

經筵必日講使貌之恭作肅言之從作乂視之明作
哲聽之聰作謀思之睿作聖夫如此則德合天
地行通神明天災何患乎不彌　聖壽何患乎
不若堯舜螽斯麟趾何患乎不繁衍也哉伏望
陛下體洪範之意法堯舜之德監漢以下及
先朝之弊　大奮乾剛　俯從大學士楊廷和等并
科道等官張翀等所題先將崔文等拏送法司
問以蠱惑之罪以為群小之戒然後將臣前項
所陳一一舉行則邪說以杜正道以興多福有
自求之益　宗社享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愚
幸甚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葛鳴謹

題為屏袤邪以保治功事頃者

陛下怠於講學移心齋醮臣跂將進一日

朝謁見　篤幸文華私心以為　聖明既回心向

學乃復有言是為煩瀆獨齋醮一事猶未釋然

及訪諸人則謂

陛下不舉此已浹旬餘矣臣乃仰而嘆曰

陛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如此雖古之聖帝明王何

以加焉然此等事原非

陛下本意而婈殿荅應太監崔文所為謹按崔文實

為　先朝漏網元惡　大內事無不備知善飫

窺伺人主意向且其智術千態萬狀神出鬼沒變幻足以生風雷輕僄足以回視聽蠱惑足以移主柄狡獪足以陷正人

陛下本無喜而文諛之使喜

陛下本無怒而文諛之使怒

陛下本銳情經術而文道之以異端

陛下本優禮大臣而文導之以斥辱幸賴　天啟

聖衷旋悟所為垂僻已　賜改正但文未有處分臣私念

陛下雖能改過然與其事事而更之孰若屏奸邪引誘之人自無過誤之可更也近日傳聞內臣

家人轉相控造近侍云萬望扶持崔文又聞守門內臣亦於各近侍處為文求請臣思崔文近日已能轉移

聖心顛倒政柄有何艱阨陰相結納求救是蓋自知力沮忠言輕搖 國是因公事科歛財物庇家奴潛奪邦刑尤不為外廷公論所容

祖宗法度所宥恐

陛下洞燭其姦行將得罪故多方營緣私要暗結

恩旨曲庇良有以也然 恩旨雖數為曲庇而崔文愈自懷危疑以自懷危疑之人待洞燭其姦之

主臣恐君臣從此有隙矣況黨與成於下則主勢孤

於上曾謂　聖明在上致有如是之事乎王岳
罪而以黨與　先朝之誤可為永鑒彼極力為
之扶持者臣亦不知其所終矣伏願
陛下念嘉靖初政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崔文壞之
而有餘乞將文即　賜斥逐以杜厲階仍
命司禮監選安靜老成之人克儹發荅應之職如此
庶
陛下不徒知其姦而能去其姦嘉靖將來之治功可
以日望清明而不至於隳廢矣
嘉靖二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史臣史梧等謹
奏為崇正黜邪以隆　聖治事竊惟帝王所以尊
天下之上不可一事少試於權奸之巧而其所
以主天下之心不可一毫稍違乎道義之正臣
等伏覩
陛下登極之初　詔毀添蓋佛寺神廟石經山祠而
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盡行查革凡所為類矯
武廟故事直欲追唐虞而上下之今不載朞遇有邸
報如壇場齋醮之設大小廷臣所疏者
武廟前日之所為而今復為之
陛下之昔以為非今顧甘心以為是而行之耶夫天

人禍福之幾之不可微幻誕誣妄之妖之不可信大學士楊廷和給事中張原御史屠喬等蓋已連章累疏援古證今互攻其謬無餘說矣臣等不容復贅矣臣惟天下之理有是非之分邪正之對是非邪正之所以相勝者其幾每決於人主好尚之微不可以不審也今而指佛為非則佛為邪匹夫愚民而皆能辨之豈有人主德高天下而智獨屈于匹夫之愚也特壽夭禍福之疑有以奪之焉耳夫禍福一出于天夫人而皆辨之豈有人主為天之子而獨不知也特不勝左右群枉之說焉耳今左右之事其利者亦

豈不知帝王萬乘之尊而錯聽於削髮涅槃之說貽笑於中外也但彼之良心斵喪焉耳彼之良心斵喪至欲眩其君者必先之以壽夭禍福之說以售其似忠似愛之奸繼之縱恣思可以蠱惑君心而逞彼之便者無所不至矣由此觀之則今日齋醮之說亦安知非

陛下主一無貳之心誤落權姦之試也哉臣等聞之

深為

陛下惜亦深為

陛下懼也況正道異端勢不兩立 朝廷之所作為

天下臣民之所趨向千百年道統正脉之所繫

不可不慎也夫既以身繫天下臣民之所趨向
則上有好者而下必有甚焉者矣
陛下為天下生民主亦肯率天下之人而歸于無父
無君之教也哉既以身繫千百年道統之重則
有今浮屠之說其誰啓之
陛下生百王之後亦肯甘習釋老之教而壞道統之
傳也哉臣願
陛下重思王者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揆之理而順則
行稍有違焉則改
陛下今日之所為以為順也則何以来廷臣之所論
列有如是者為其違也則何不改其違以歸於

正而使在 朝無異議天下依然共仰
日月之明也耶此臣等所以共為
陛下爭也然臣等論列至此終不甘心於左右妖妄
之言復毅然堅執一說以勝之請為
陛下終之夫左右之言佛不過曰佛能養壽命之源
佛能造天下之福也臣等則以為養壽命之源
不在于佛而在于講學養身造天下之福不在
于佛而在于遏强扶弱養壽命之源不在于佛
而在于節欲順理造天下之福不在于佛而在
于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邇者 經筵之講暫
御復釋何有于講學養身復聞聲色之邇過而不節

何有于節欲順理主事羅拱載罪遭條刻是以一百户之故中傷手足也何有于遏强扶弱事關大體不由内閣尚書林俊呼斥面詬而崔文之奸固結不去何有于信任君子屏斥小人不如是而徒佛焉齋醮焉使大臣解體小臣離德

陛下亦何便我臣願

陛下遵崇正道養身講學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速罷齋醮之舉求倡言之人而重治之佛像盡行燒毁僧道盡行屏逐將蠱惑之甚者與崔文明置典刑仍乞　勑禮部嚴絕僧道内使往來之路以杜媚竈由徑之漸其有僧不循禮法潛使

養髮之徒出入內侍衙門希圖賄賂則漸要
恩寵者即送法司拏問王道明而異端去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等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慎崇尚闢異端以隆治化事往者
聖體屢爾違和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　聖體以慰
群臣一節實自古帝王祈天永命之本也近見
邸報伏聞於　乾清　坤寧等宮復開番漢經
廠設齋醮
陛下親臨跪拜行香受籙或一永日或一日再舉甚
至三晝夜通舉名為吉祥好事又于
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專一演習經典講究私
議豈將以求福田利益也臣等聞之將信將疑
且憂且畏近日遠近聚談皆謂

陛下初無此心蓋因太監崔文招引先年罪人張銳
各名下掌管家人執挾邪術以蠱惑
陛下耳目此輩豈真為
陛下求利耶不過乘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
況佛為教又不足信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
禍之重者莫如梁武帝人臣論佛之詳而見道
之明者莫如唐韓愈愈以佛為夷狄之法怪誕
不經歷述自古帝王壽考皆本於反身脩理之
實而非緣于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佛尤謹享
年尤促數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法也
梁武帝之于佛圖澄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

不享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舍之而不恤崇信
可謂至矣卒之侯景臺城之禍佛莫之救此萬
世人君事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異代不足監
觀　先帝遣使自蜀西徼外入吐番直至西天
迎取活佛以七八年之久入萬餘里之深糜費
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而西南遂以虛耗至
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建不正淫祠及
前項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痛心而親革者也
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也豈古之帝
王為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之所為耶不然或

以臣等論佛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所言
亦不足信也此臣等之所未喻也況
宮闈深邃地隔塵凡設立醮壇紛紜誦讀誠為溷
瀆
陛下以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屬身夷狄之教傳
笑天下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令民
窮財竭正貢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
憂者然臣等之憂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顥
有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故凡有舉動則左右
憸壬之徒皆將各挾其術日夕窺測以為投間
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利或以遊觀否則

察知人主之意不在此數者則必倡以神仙之
求餌以金石之藥教以房帷之雅術啓以宮觀
之興造一實徵開羣蝇畢聚人主之於好尚可
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
陛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念已微
聖體違和禱祠之說可入萬一
陛下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小人
輩但希圖富貴利己肥身至於誤 君誤
國彼又奚恤伏望
陛下舍己從人反躬思道將大學士楊廷和等尚書
喬宇等科道官張翀屠喬等所奏詳加覽察痛

懲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鋭各名下家人拏送法司明正其誣　上行私之罪祈禱之事再不舉行習學之人盡行罷去自今以後古訓是師而不惑於異術之支離正人是近而不移於左右之引導于清心以寡欲保身以保民則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禳而福自至矣非惟臣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不大幸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張翀等謹
題為妖誅蠱惑遺姦以隆 聖治事竊聞治功難
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祛苟辨之不審而去
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
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絃轍
之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可覩者
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上而 乾清等宮下而東次經
廠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脩
建不時傳聞 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

賞賚逾涯寵幸日密大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頻假之以 宮闈俑設之徒例用緇黃之流而顧爵之于內聽議者皆以 先朝罪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嘗試之計而欺

陛下耳熟諂諛之言心遊釋老之教不覺陷其愚弄曲奉深誣親蒞壇場不以為異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

陛下負恭道之謗蒙好佛之名太監陳某之罪固有不容於死者矣近該大學士楊某等題為慎選左右迷淳齋醮以光 聖德事[illegible]虛誕

誣妄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蠱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
并黃緣阿附之黨盡為斥逐更望
陛下日以敬　天法　祖脩德保身為先務廷和等
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為慮甚遠其為
陛下甚忠伏讀　批答
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
項蠱惑阿附之徒置之不問側耳旬日重疑人
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
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焦寧吳
亮輩實挾此術以誤　先朝殷鑑不遠殊為可

惡茲復踵其故習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牽於其說耽於
其人彼必以爲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惑
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群邪傷
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爲可慮不但一節一
目爲小人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
不忍斥其徒寧畧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
此說者皆謂 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
已疾交讙不已用堅 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
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深[illegible]

尤物之滅周女謁之敗晉愼之遠之福慶用昌
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詛也昔宋太
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爲先眞德
秀進言於理宗以親賢爲致壽之道昭素之言
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
寔召康公賡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福祿
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
慾易惑德性易移近妃嬪暬御之時多而親學
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媚惑罔非物慾豈惟敗
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之於前而翼
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

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之道要不出於此臣
等則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閨帷而其間一二
人者號為黠慧柔曼為惑尤甚是以怠于
日講踈於 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葆養愆度時
見違和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迎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無已之欲於
宮壼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
狄之術 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疎而月遠
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
也伏願
陛下思

祖搆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
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請先將崔文并一様盡
惑誘引人員黨緣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
司明正其罪尤望日御　講筵以親孝德之士
日謹閨閫以塞情竇之非或古人治亂人心向
背務嚴包桑之戒而咨諏之益詳或雞鳴淑女
厲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
庶幾道體不奪於人心剛德不撓於柔脆有以
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體光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宜
無足置之牙頰者矣臣等干冒

宸嚴伏俟斧鑕不勝拳拳願望之私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三日題奉

聖旨

河南道監　才演謹

題為順　天心快　聖意以毀佛像以永絕異端

事臣竊惟大君者天之宗子精神意氣相為感

通君之所為以天之心為心天必默相以順成

其美以決其意向所趨之正故甘露降黃河清

雨暘燠寒風時若年歲豐稔此皆

陛下聖德隆盛禮教休明之徵應也即今大興隆寺

火災之故臣又有以驗

陛下之驅斥佛教深有契乎　天心天固默相乎

陛下以順成乎此志然耳夫佛本夷狄之教非聖人

之法自漢以上未之有也明帝之時始入中國

嗣是以来漸崇信之乃聽其寺殿峻宇雕梁畫棟圖形塑像繪彩泥金群聚天下淪沒三綱之人而豢養之惑世誣民耗財蠹政莫此為甚唐臣韓愈佛骨一表闢之甚詳凡以[illegible]義理者無不知其為非然流傳既久因循成[illegible]未有能盡除之者此豈天之心乎恭惟

皇上慨百世之沉迷洗千古之陋習乃 命京師內外毀寺宇汰僧尼申 勅天下臣工[illegible]僧人還俗將以漸除之以挽回天下於三代[illegible]除此何心哉 天之心也

陛下以 天之心為心 天之所以感契乎

陛下者諒無不至矣臣故於今大興隆寺之火有以
驗其然也蓋
陛下前日之獨存此寺者非謂其有益於治而存之
也蓋曰姑存之漸以圖之耳則盡其教而除之
者
陛下之意也夫先師孔子之像
陛下謂非禮之所宜亟　詔去之天下始而駭然終
而翕然信而安之以為
陛下見高千古意出百王真足以垂訓萬世也則盡
去佛像以息異端以崇正道臣知
陛下之有是心也久且切矣今者之火并其佛像所

居之殿宇而煨燼之　天於佛像示可毀也盖
默契
陛下之心而順成之云爾夫此寺者天下之寺之宗
示毀于此則天下之寺之佛像之當毀也可知
矣臣聞天下之事得其機則易於為力欲息天
下之佛教必當先毀天下之佛像盖毀佛像者
王化之機也伏望
陛下仰承
上天順成之意俯察王化易行之機降　勑禮部通
明禁絲頒布天下凡各寺院一切佛像悉令毀
之投諸水火永絕根源則僧人不必逐逃失其

所依彼將自散迨數十年天下將不失其所謂
佛者耶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之所作為
有出於尋常萬萬者又不在此舉耶世之惑于
其說者謂佛有靈弗可毀也其果靈耶何不自
庇其身而一朝煨燼之如此則其說之不足信
也明矣如其有靈能為禍患臣請以身當之臣
又觀夫大興隆寺之基地甚開廣仍乞
勅禮部從長集議或將此寺改為習儀祝
聖之處庶近且便於禮似亦相宜臣待罪言官久慙
徒祿攄一得之愚報萬分之一臣之分也亦臣
之心也仰惟

陛下為道統立的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其佛
氏也如韓愈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端
有在于 今日臣無任戰慄之至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大學士臣
夏言謹
題為除邪妄以彰　聖化事比者恭遇
皇上諮及群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　兩宮以備
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盡倫盡制之　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
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奉
聖旨命大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所謂大喜殿者臣
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
夷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

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之梁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謂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傀儡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識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竄之遠斥之臣意自此厥後人莫敢攘其非凡蓄是者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骨佛牙者皆相為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中歷世寶藏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爲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

玆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乃始議撤佛屋毁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

留　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

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

類皆屬穢汚不宜使之尚存臣　請乞以此物

勑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俗疑

惑之端實爲　大聖人非常作爲有補名教甚

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后世幸甚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卿說的是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而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埋將來必有竊之復惑民可別議除禮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劉世揚謹

題為亟絕異教除邪類以建　皇極事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頃因　天變警懼脩省停罷齋醮及一應興造不急之務中外臣工勉承

休德天下引領相望太平皆謂雖前之舉措間有差失猶幸

聖心未為邪誘或可因而施啓沃輔助之益耳乃者何過惑太監崔文等妖妄之說大興異教各

宮彌日開建齋壇脩齋誦經內外供具糜費不貲

天子臨拜謂之好事又有漢經廠西天經廠靈濟宮顯靈宮等處脩設上下傳降中外翕誘以為福

利噫此何等事佛圖澄徐知常王老志欺君誤
國之故智梁武帝宋徽宗臺城南渡之覆轍謂
陛下甘心乎竊痛根
陛下此心為異端邪妄所引去恐自此天下之事不
可為矣夫聖人參于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治也
釋老之教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而後稱
聖明稱治平者必曰唐虞曰三代在昔聖人之
致治蓋可見矣書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斂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夫聖人所建立標準為
四方之所取正者亦惟盡人倫安義理體信達
順以集福于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極以

數錫福于下無他道也故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謂之五福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謂之六極說者謂五福六極在君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係於訓之行不行禍福從來斷可知矣今棄彝倫而崇異教惑邪說而背正道持此以求壽福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事豈不甚遠矣哉夫以

天子之尊而躬拜釋老之場以

天地神人之主而動心冥福之及此不過使後笑今猶今笑昔而已矣且彌勒釋迦輪廻管世天尊神將驅魔降祐此閭閻山野愚鄙所爲轉相誑

誘積久成習遂假以號召無賴群聚邪孽為寇

賊奸宄每自此始兒

天子法宮躬自崇信天下聞風翕然並趨細民無知

鼓倡易從此姦宄之資禍亂之本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大誥深惡愚民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

為六字謂之造禍又戒今後良民凡有六字即

時燒毀毋存毋奉求保已安我

太祖真皇極之君也謂此六字為造禍欲燒毀六字

以保安異乎崔文等之所謂造福保安矣故

祖訓一條開載庵觀寺院燒香降香禳告星斗已有

禁律違者及領香送物者皆處以死然則我

太祖之律令嚴矣其見理甚精而慮患甚遠故著之

祖訓與

聖子　神孫世世守之今崔文等及　先朝壞法亂政名下掌家管家末殄之徒交引朋比君學異教欺誑

陛下搧惑中外搖動人心糜大官不貲之財紊初紀清明之政臣以為今日宜遵　祖訓處崔文以死并究其黨及表裏煽引領香送物之人咸治無赦仍頒降　勅諭布告中外以破群惑以塞禍源惟

陛下遠監古昔宜遵　聖祖上畏

天命下卹人言斷在必行則　宗社幸甚然崔文等
今日所以敢為是欺誑而不顧者良由
先朝姦黨吳亮焦寧等
陛下治之未正其罪耳此二人者勾引番僧符同劉
允愚弄　先帝齎送番供奏討鹽茶遠涉烏思
藏迎來活佛騷擾天下耗糜百萬及
陛下詔取回京群奸伏罪而允止降級閒住亮寧止
發遣籍沒顧得保全首領偷逋天誅此崔文等
今日之所以肆行無忌也然前日允等
陛下猶能暴其蠱惑誘引欺　君誤　國之罪而罰
治之今崔文等朋姦邪類違　祖訓法所不赦

大小之臣連章累牘發其罪狀
陛下乃曲為庇護不蒙顯戮是縱之也縱使為姦何
所不至矣 先帝以吳亮隻寧而不得善其終
陛下以崔文而不得正其始前車既覆後車不監旁
觀有見當局則迷臣竊為
陛下痛之惜之伏望 大奮乾剛亟為殄絕使
宮闈之內肅肅雍雍廓然一清異教既熄邪類既
除則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而
陛下一意崇儒重道日御 經筵虛受 日講為涵
養薰陶之助如洪範所謂視明作哲聽聰作謀

言從作乂貌恭作肅思睿作聖之五者敬事無替使嗜慾寡禮樂備敬義立而身脩

內令嚴而家齊

陛下所以盡倫理建 皇極以感化天下端在是矣故建極則福集於上而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美天下化則福錫於下而無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禍故雨暘燠寒風五者各徵於五事而以其敘而百穀用成庶民乂安至此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此之謂好事謂吉祥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故稱曰皇極之世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

天下者

陛下誠有見乎此則彼之區區異端邪說徼求福利符咒經偈繁動小術祗見其幻且妄而無所用之矣夫義理明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向定則他岐莫綴不然今日

陛下雖勉強聽納　俯賜施行而真知未開志意未定恐他日又未必無崔文如今日崔文之為矣臣愚憂之此又愚臣區區芹曝之願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伏惟

陛下憲天聰明而廣納焉臣無任悃懷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七日奏

